

世界电影小说

14



中国电影出版社

I14
14-14

世界电影小说集

256610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7 北京

冯 由 礼 编
本集责任编辑：王家龙
封面设计：万 庆

世界电影小说集（14）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8.75插页：4字数：185,000

1987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61·498 定价：1.80元



《道 路》





《广场奇遇》



《圣彼德的伞》

目 次

道 路	许玉瑗 (1)
橄榄树下无和平	余 航 (27)
一年长的道路	余 航 (45)
长别离	冯 容 (61)
我住的那幢楼房	杨秀实 (81)
第六纵队	陈 涓 (102)
双重间谍	陈宝光 (121)
马歇尔，欢迎你	晓 敏 (139)
他永远活着	雷歌羊 (159)
没有太阳的街	葛志超 (175)
白色的巨塔	张 弛 (194)
圣彼得的伞	陈 涓 春 亭 (213)
儿 子	唐 齐 (235)
广场奇遇	陈宜年 (255)

019947

道 路

(La strada)

意大利制片人卡尔洛·庞蒂、迪诺·德·劳伦蒂斯摄制
(1954)

编 剧：费德里科·费里尼
恩尼奥·弗拉德阿诺
图利奥·平内利

导 演：费德里科·费里尼

摄 影：奥赛罗·马特利

主要演员：朱丽叶塔·玛茜娜（饰杰尔索米娜）
安东尼·奎恩（饰藏巴诺）

漫长的海滩上，一层层白色的浪花轻轻拍打着沙地，在荒漠的原野上留下一片单调的声响。海空是灰色的。在海天相接处隐隐现出椭圆形的沙丘，沙丘之间挤着一排排简陋的棚屋。

杰尔索米娜的母亲站在自家用铅皮桶垒起的平台上朝海边眺望，怀中的小男孩饥饿地发出小猫似的哭叫声……

杰尔索米娜终于回来了，她光着脚，抱着几根捡来的柴禾，身后跟着四个和她一样衣著褴褛的妹妹。

母亲突然兴奋起来，她絮絮叨叨地对身边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说：

“您瞧，藏巴诺，这是我的另一个闺女，她叫杰尔索米娜……这孩子心眼儿特别好，非常听话，让她干啥就干啥，只是有点怪……不过，如果叫她吃饱肚子，脑子也许会变得好使的……”

待女儿走到身边，母亲一把搂过她，重重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然后把她推到那个男人面前：

“杰尔索米娜，你还记得藏巴诺吗？当出你姐姐就是他带走的……”说到这里，她哽咽起来，眼角滴下一串眼泪：“我可怜的闺女，她死了，连她死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母亲很快抹了把眼泪，央求地看着杰尔索米娜：

“你愿意跟藏巴诺走吗？他会教你唱歌跳舞，你可以出去挣点儿钱，家里也少一个吃饭的……”

杰尔索米娜一听姐姐死了，立刻痛哭起来，两个瘦削的肩头频频抽动着。过了好一阵，她才抬起头来，惘然若失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

“怎么样，孩子？藏巴诺是个好人，他给了我很多的钱。”母亲把杰尔索米娜拉过来，亲热地、不无讨好地又亲了她一下：“一万里拉！我可以把屋顶修一修，再给弟妹们买点儿吃的……你爸爸撇下咱们早早地走了。杰尔索米娜，我可怜的孩子，你跟他去吧，帮妈妈一把，好吗？”

杰尔索米娜勾着头，光着的脚趾使劲蹭着地上的细沙。

藏巴诺从头到脚细细打量着这个默不作声的姑娘，从口

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满不在乎地递给躲在杰尔索米娜身后的一个女孩：

“去买些肉肠、奶酪和葡萄酒，我就是这个脾气，去，把钱全拿上，买吃的去。”

小女孩接过钱，飞快地跑开了。杰尔索米娜目送着妹妹渐渐消失的背影，蓦然转过身，低着头朝海滩走去。她一直走到海边，在潮湿的沙滩上蹲下，怔怔地凝视着翻卷过来的浪花……

傍晚，被面包、肉肠填饱了肚子的孩子们送姐姐走出棚屋。母亲不住地用手掌抹着眼角。

藏巴诺早已做好出发的准备。他站在那辆由摩托车牵引的大篷车跟前，催促着杰尔索米娜赶快上路。

杰尔索米娜最后看了母亲、弟妹一眼，顺从地爬上了车。

大篷车猛烈地颤动了一阵，沿着砂砾铺成的道路颠簸着冲向前去。杰尔索米娜紧紧抓着车栏，泪眼迷离地透过遮帘的缝隙望着自己的亲人们……

奔驰的大篷车掀起一片烟尘，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杰尔索米娜的母亲目送着渐渐远去的大篷车，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抱着孩子猛地朝前跑去，空着的右手紧紧攥着一条破头巾，在空中一下一下地挥动着：“杰尔索米娜，你的头巾……”

第二天上午，杰尔索米娜被带到远离故乡的一个村镇。藏巴诺在一个小广场上表演节目，她蜷缩在大篷车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藏巴诺浑身卖艺打扮，赤膊、皮护腕、短裤、长靴，一

根铁链在他肌肉隆起的胸部缠了两道。他正在大嚷大叫地对围观的市民吹嘘：

“我只要一使劲，就能把铁链绷断……先生们，我的血管也可能会跟它一块绷断，胆子小的最好别看……”

说着，他往地上的破席子上一躺，开始使劲，他喘着粗气，额角的青筋象蠕动着蚯蚓……这个吉卜赛卖艺人扭来扭去，终于咔嚓一声，铁扣绷断了。

大汗淋漓的藏巴诺爬了起来，擎起绷断了的铁扣。观众中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纷纷向他投钱。杰尔索米娜大睁着两眼，陌生、恐惧的神情一扫而光，竟跟着观众鼓起掌来……

下午，藏巴诺带杰尔索米娜来到村镇外的草地上，开始教她学艺。藏巴诺打量着她，仿佛直到这会儿才发现她遍身褴褛，于是转身从大篷车里拿出几件衣服。

藏巴诺抖开一件旧军大衣，在她身上比量着：“你应该打扮得漂亮点儿，我不想看见跟我在一起的人穿得破破烂烂的。我以前的那些女人都穿得挺象样，喏，拿着。”说完把军大衣塞到她手里，又替她戴上一顶皱皱巴巴的圆筒帽。

杰尔索米娜穿戴停当后开始操练起来。在藤条的抽打之下，惊恐不安的她终于学会了一边击鼓，一边喊叫：“藏巴诺来了！”……

夜，万籁俱寂。清幽的月光透过大篷车后面的遮帘，洒在酣睡着的藏巴诺的脸上。杰尔索米娜蜷缩在他身边，眼里泪光盈盈……过了好久，她慢慢欠起身来，不无畏惧的目光迷惘地停在身边的这个男人的脸上……她拽过被子，轻轻盖在藏巴诺身上。



藏巴诺开始教她学艺

杰尔索米娜的卖艺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广场上，她身穿军大衣，头戴圆筒帽，脸上厚厚地涂着一层白粉，描着黑眼圈，鼻尖上歪着点了个大红点儿。她站得笔直，一边擂鼓，一边注视着正在做挣断铁扣表演的藏巴诺。

下一个是双人表演的滑稽节目。藏巴诺穿着小丑衣服，高声叫喊：

“先生们，我打算叫你们痛痛快快地乐一乐，如果哪位心脏不够好，您最好别看，不然会笑死！”

他满意地打量了一眼被煽动起来的观众，转身从大篷车

里拿出一条枪，大步朝杰尔索米娜走来：

“小姐，您讲起话来象是鹤鹑叫，不，不，您就是一只鹤



杰尔索米娜的卖艺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鹌，我恰恰是一个猎手，我现在就要瞄准了！”

他在原地转了一圈，稳稳地举起长枪，开始瞄向杰尔索米娜。

杰尔索米娜在黑黝黝的枪口前，变得越来越不安，想到即将响起的枪声，她惊恐地睁大眼睛，突然双手抱头，扑倒在地。

藏巴诺这时才想起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巨响，随着枪口冒出一股浓烟，他被后座力撞翻在地。他在众人的笑声中爬起身来。

“您不是鹌鹑，您是一头蠢驴！”他瞪着她，连声抱怨。

围观的群众爆起一阵大笑。杰尔索米娜瑟瑟地趴在地上，体若筛糠般抖成一团。

藏巴诺笑容可掬地向观众施礼：

“现在，我的太太将从诸位面前走过，请您们赏钱，谢谢。”

杰尔索米娜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观众，慢慢露出笑容，她顺从地爬了起来……

这一天逢集，小广场上熙来攘往，人声嘈杂。正午时分，饭馆门前挤满了人，藏巴诺分开人群，回头招呼着杰尔索米娜。杰尔索米娜有生以来第一次进饭馆，她激动得满面生辉。

藏巴诺大模大样地拿过菜单，矜持地翻看着。其实，他识字不多，根本看不懂。

“你想要点儿什么？”他朝对面的杰尔索米娜抬起头，“焖羊肉还是红烩牛肉丁？”

“两个都要。”她说，带着响声咽下一口口水。

酒菜上来了，杰尔索米娜风卷残云般吃光了她的那一份，又用面包把盘子仔仔细细地抹净。藏巴诺还在一杯接一杯地往肚子里灌酒。

杰尔索米娜温柔地看着他，轻声问：“藏巴诺，您是哪儿的人？”

“我是我老家的人。”藏巴诺颇感意外地扫了她一眼。

“您是在哪儿出生的？”

藏巴诺虽然已经醉得咬不清字眼，但回答得十分冷静：“在我父亲家里。”

这时，一个身段婀娜、姿容秀美的妓女蹭到藏巴诺身边。藏巴诺在她赤裸的胳膊上捏了一下，她放荡地狂笑起来。杰尔索米娜不知道她的身份，连忙起身给她让座。

“我是流浪艺人，”藏巴诺介绍道，“她是我的助手。”

杰尔索米娜做了一个表示满意的滑稽相。

藏巴诺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扔在桌子上：“你看，我一个钟头就挣了这么多！”

妓女嘻嘻地笑了，走过来搂着藏巴诺的肩膀：“咱们出去逛逛，这里味儿太难闻了。”

三个人说笑着走到街上，藏巴诺把妓女引到他的大篷车跟前，启动了马达。那个妓女跟着他上了车，紧紧靠着他。藏巴诺对杰尔索米娜说：“你别上车，在这儿等着。”

大篷车越跑越快，渐渐消逝。留在原地的杰尔索米娜愁绪满怀，望着暮霭渐浓的远方。夜幕四合，静寂下来的小广场显得那么空旷、荒凉。

第二天早晨，杰尔索米娜在一个菜园子附近找到昏睡着



“藏巴诺，您是哪儿的人？”

的藏巴诺和大篷车。

早晨的风是清爽的，路边的野花在轻风的吹拂下微微摇曳。孤独的杰尔索米娜弯下身子，贪婪地嗅着。蓦然间，电线发出的嗡嗡声引起她的注意，她放开野花，朝电线杆子跑去，好奇地把脸贴在电线杆子上，仔细地听着……

流浪艺人的生活继续着。无论走到哪一个村镇，他们的节目都是挣铁扣、打鹌鹑，他们用一成不变的表演赢来观众稀疏落落的掌声和一张张皱巴巴的钞票……



流浪艺人的生活继续着

在一个秋雨连绵的傍晚，大篷车驶进一个陌生的小镇。摩托车的发动机出了毛病，只得进了修车铺。杰尔索米娜和藏巴诺默默地躲在一个屋檐下避雨。天气阴冷，杰尔索米娜瑟缩着裹紧那件旧军大衣，失魂落魄地看着马路对面一扇闪着灯光的窗子，一首十七世纪的乐曲从那里隐隐传来，曲子缠绵而忧郁。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扇窗子，眼眶里盈满泪水。

车子修好了，藏巴诺从滴雨的屋檐下走出来，朝杰尔索米娜摆了下头。

杰尔索米娜没有动，她看着藏巴诺，低声说：“我要回



“我要回家。”

家。”

藏巴诺皱起眉头，大步跨到湿淋淋的大篷车跟前，用一种不容反驳的口气命令道：“快上车！”

杰尔索米娜迟疑了一阵，勉强地来到车子旁边……

生活给予她的并不都是凄风苦雨的傍晚。这天，她随藏巴诺到一个大农庄的场院中表演，这里正在为一对新婚夫妇举行婚宴。

滑稽节目演完之后，藏巴诺和杰尔索米娜被让进厨房。他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新郎的母亲——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妇